

贝鲁特停电时

李高明慧

“又断电了吗？”手机屏幕亮起的光在客厅的一团黑暗中显得有些刺眼，我回复着住在隔壁的朋友发来的信息，眼睛瞟向窗外再次陷入黑暗的住宅楼。“是啊，又停电了。”

在“万物”靠进口的黎巴嫩，电力供应这一看似稀松平常的基本社会服务也难以被保障。我来到黎巴嫩的这两年，恰巧是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危机中越陷越深的两年。伴随着疯狂的黎磅贬值，每日断电时长也不断延长，从2020年初的3个小时到最近的10到20个小时不等。像每天都要吃饭睡觉一样，停电也成为了我日常生活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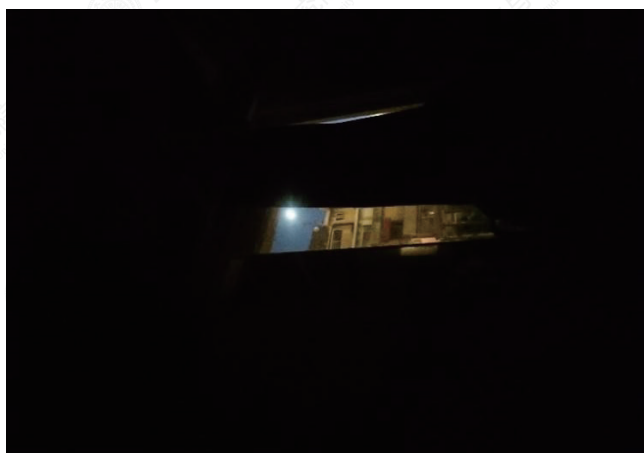


图1 贝鲁特停电的晚上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收稿日期] 2021-09-30; [修订日期] 2021-12-30。

[作者简介] 李高明慧，女，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东研究专业硕士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黎巴嫩办公室在职，研究地区为中东。

一 短暂的黑暗——在政府电与发电机交接工作时

刚到贝鲁特的那天，朋友派司机大叔到机场接我。那时离 19 年年底爆发的革命游行没过去几个月，我问司机大叔最近生活还好吗，游行会不会影响工作和生活。他笑着回答我：“大家白天都在上班，晚上上街，唱唱歌跳跳舞，没什么严重的。”我也跟着笑起来。在市中心在手机店买了手机卡，那时候美元和黎磅还能混用，手机店的小哥说给你优惠，汇率按 1800 来算（美元兑黎磅官方汇率为 1:1500，2020 年初黑市汇率是 1:2000 左右）。

搬到新家前在 Raucheh 区的酒店短暂住了几天，也许因为英语普及率很高，来到贝鲁特以后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冲击或者融入困难，除了需要适应偶尔切换电源时房间里短暂的黑暗。

简单说来，黎巴嫩有两套电力供应方式，政府电和私营发电机供电。90 年代内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和供电方案并没有什么改进，电力部门由黎巴嫩电力（Électricité du Liban, EDL）垄断，控制着全国超过 90% 的电力供应。EDL 主要依靠国内几个热力发电站供电，2013 年从土耳其引进了两艘电力船，此外也有少数小型水力发电站。但由于发电站设施老旧、传输过程中电能损耗多等问题，政府电供不应求，每天会固定断电 3 小时，有的地方是 6 小时甚至更久。本应使用天然气的热力发电站也长期使用石油在发电，发电成本高昂，每年政府都需要给 EDL 巨额补贴来维持政府供电。短缺的部分可以选择用私营发电机，价格比政府电稍贵，电压也比较低，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有发电机的家庭每个月需要付两份电费账单，但即使这样也无法保证稳定的供电。

我后来搬到了 Sassine 广场附近，公寓楼很新，甚至给电梯配了专门的发电机。那时因为几乎每天都有游行或是封路，有时候不方便去办公室，不时会有在家工作的时候。在新家不太能察觉到换电的时刻，供电一直比较稳定。但是切换到发电机供电后就不能用大

功率电器，比如热水器，否则很容易跳闸。为了确定什么时候断电，室友给我推荐了查看贝鲁特政府断电时间的手机 app，在切到发电机的时候就把热水器关掉。之后有段时间政府电供应的时间越来越少，楼下看门的大叔就教我们看外面小路上的路灯，如果路灯亮着就是在用政府电。再之后路灯也很少再亮了。朋友还告诉我，如果住的离发电机近的话可以听出来是不是发电机在工作。在发电机切换到政府电的时候听到电闸“ta”地轻响是每天为数不多让人感到快乐的时刻——可以稍微放肆地多用几个电器。

那时候虽然要注意用电功率，但发电机供电比较稳定，停电并没有过多地影响到生活。改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也说不清了，就像日益贬值的黎磅，等回过神来已经忘记了用 2000 汇率结算的日子，也主动被动地适应了每天不定时也不定时长停电的日子。



图 2 同一家餐厅外卖时隔一年的小票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二 “欢迎来到黎巴嫩”

跟落后的供电系统类似，黎巴嫩其他公共设施和服务也不是很完善。贝鲁特没有公共交通，私家车普及率高，出门打车也方便。但大家开车都不太有耐心，有的地方红绿灯也不常亮，有交警会在十

字路口指挥交通，但堵车情况实在糟糕。每每堵在长长的车队里，出租车司机就会开玩笑地跟我们说：“欢迎来到黎巴嫩”，带些自嘲和无奈。随着黎巴嫩经济状况的恶化，这句话也越来越常出现在我生活里。

情绪高涨的游行还没有彻底消停，新冠疫情就开始了。2020 年三月份的一天，在跟朋友去市中心的路上看到了黎巴嫩第一例新冠确诊的消息。烈士广场附近驻扎的士兵看到亚洲面孔的我们就大喊：“Corona！”疫情日渐严重之后有几个月的封禁，游行还是偶有发生，在家办公了很久。黎巴嫩的网路不算太好，远程办公又很依赖电力和网络，开会时碰上断电或是断网就很紧张，当然也有同事和我同时断网的时刻，大家在 WhatsApp 上互相通报：“欢迎来到黎巴嫩。”看到同事发来的信息，气氛反而和缓了些。这期间黎磅持续贬值，从 2000 跌到近 10000，换汇店罢工了很长一段时间，需要钱的时候就到黑市里换。



图 3 2020 年 12 月 贝鲁特市中心烈士广场上示威者竖立起的雕像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到了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停电开始变得频繁，新闻报道说有的地区一天只能供上4小时电。平时切换电需要的三五分钟变成了二十分钟半个小时，每个月交付的发电机电费越来越贵。人们开始恢复去办公室工作，但因为疫情学校依然在远程教学，也有不少公立学校的老师罢工了很多次。对于依然用黎磅结算工资的老师 and 绝大部分黎巴嫩人来说，急速贬值的黎磅让工资缩水超过四分之三，生活变得愈发艰难。之后的贝鲁特港口爆炸让已经很糟糕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供电反倒是稍微稳定了一点。那段时间一直觉得整个社会快要逼近某个崩溃的临界点了，大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糟糕，疫情也不见好转，于是很多人又重新回到了街头。但整个国家又一直以某种微妙的平衡在延续着，大家都在忍耐，情况每糟糕一些，抱怨会更多，冲突会出现，但忍耐值也在慢慢上升。爆炸后的创伤并没有被抚平，但生活还是在继续。楼下小店的蔬菜水果依然新鲜，偶尔在挑水果时店里停了电，大家还是很自然地不受影响地继续手上的工作。“欢迎来到黎巴嫩。”结账的时候店员小哥也会开玩笑地这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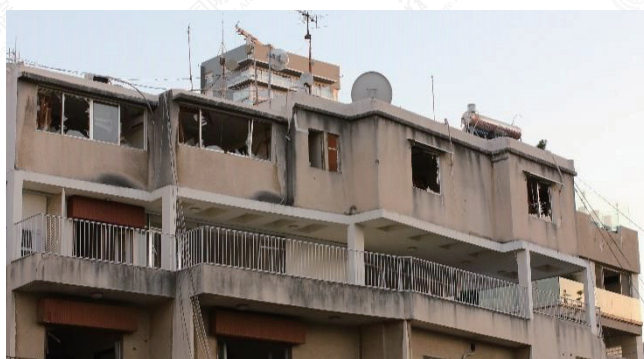


图4 贝鲁特爆炸后家对面的居民楼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地中海的冬天不是很难熬，翻过年去雨水也多了起来。在狂风暴雨的摧残下脆弱的供电设备开始出现问题，频繁的电路切换也让电

闸难以承受。终于在某场暴雨之后我家电闸彻底坏了，连带水泵也一起坏掉。来修电路的小哥在跟房东报备，需要换交换器，但因为原装的太贵了，还得用美金买，房东决定换中国产的。小哥讪讪地对我们说：“这个质量不是很好。”

那天的在线阿拉伯语课上我跟老师申请今天不开摄像头了，家里的电坏了正在修。老师说：“好的没问题，我家也没电了，已经停电六七个小时了，在蹭邻居家的用电。”虽然我跟老师都住在 Achrafieh 这个区域，但是他家停电时间比我家要长很多。老师是叙利亚人，英语说得很好，德语也会一些。家里房间不多，上课的时候他最小的孩子总是吵吵闹闹。因为供电和网络不稳定，上课时老师和同学会轮流掉线。每到这时候他们就会对我说：“欢迎来到黎巴嫩。”大家一起笑笑，又继续回到课堂。

三 漫长的黑暗——在没有电的贝鲁特

2021 年三月汇率跌破了 10000，最坏的时候到过近 20000。黎巴嫩人的最低工资大约是 675,000 黎磅，当时约等于 68 美元，400 块人民币（在九月份的现在约等于 45 美元，293 块人民币），整个国家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黎磅购买力迅速下跌的同时，进口产品仍然需要用美元结算，包括石油。没钱买油直接导致政府没法供电，原来发电机填补的 3 至 6 个小时的缺口被拉长到十几个小时，但发电机本身也不能够过长时间地工作。2021 年夏天开始，每天停电的时间越来越长，长到无法再继续忍耐和忽视生活里的种种不便。

对我来说，平时工作和上课网络是刚需，没有 WiFi 的时候还能用手机流量热点支撑一段时间。但对开餐厅的人来说，长时间的断电就无法保证食材不变质。朋友说最近都不会点外卖了，因为不知道店里的肉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也开始不再往冰箱里放任何需要保

鲜的食物。贝鲁特湿热的夏天很难熬，在空调和电扇都没法工作的最炎热的那些晚上，有人把床垫拖到阳台上睡觉，有小朋友把桌子搬到楼下路灯旁继续写作业，也有看到一位有哮喘的老爷爷到附近的清真寺给要用的医疗设备充电，因为家里一直没有电。最糟糕的还是在医院里，没电就没法让设备运行，用呼吸机和在ICU的病人很可能就此失去生命。

2021年夏天最坏的时候有过长达24小时的断电，八月份最难熬的时候当地最好的医院（黎巴嫩美国大学医疗中心）甚至下过通告，下周一如果依然没有石油给发电机供电，医院里在用呼吸机的40个大人和15个小朋友就无法再活下去。“政府应该对这次危机负全部责任”，声明里这么说。所幸医院没有因长久停电而关停，有来自救援机构、非政府组织等等各方的小量捐助，医院和黎巴嫩的电力还在艰难维系。但这就像是给一个重伤病人的伤口上贴一个创可贴，也许可以短暂地止血，但永远不能根治问题。

那之后当地朋友来家里玩，她跟我年纪相仿，我们坐在停电的客厅里聊天。“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经历这些事，之前也有过，可是在打仗。如果是战争时期，我可以理解（这样的社会状况），但现在不是啊，我们没有在打仗，我也无法去理解。”我们问她有没有想过离开，像很多黎巴嫩年轻人一样，移民或者去更稳定的国家生活。“有想过啊，我也是从小在国外长大。但我的家人都在这里，我没有办法抛下他们，把他们独自留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其实也有很多黎巴嫩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所有人都在离开，我们自己都在离开，你为什么还不走，为什么要留下来。”

四 停电的尽头是否有光

上周末去常去的理发店剪头发，像往常一样店里还是坐满了来做头发的女生，大家都会吹个好看的发型再走。等待的那个下午停了

五六次电，印象里这家店从来都不会停电的。在彻底断电之后，发型师把我叫到门口的大路上坐着染头发。就我一个人略显尴尬地坐在路中间，天色有些暗了，是黎巴嫩夏天经常会有的那种粉紫色的夕阳，也有一点晚风。感觉回到了小时候妈妈帮我剪头发的那个年代。

店长是个很会说话的大叔，跟每个客人都很熟，从老奶奶到少女，都能熟稔地打招呼交谈。他一边帮我上染发膏一边问：“在中国也会这样停电吗？现在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啦？中国的签证好办吗？”过了好一阵子，发电机终于开始工作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店里。店长一边摆弄着头发一边指挥着大家：“把空调打开，来点音乐，那边要冲水了，慢走哦。”还小声哼着歌，好像刚刚停电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影响——确实也是这样的，大家都习惯了。

晚上跟朋友去贝鲁特城里唯一一家中餐厅吃饭，店里人很多，有很多来聚餐的黎巴嫩人。吃饭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大家熟练地打开手机手电筒放在桌上继续有说有笑地吃东西。我跟朋友说，感觉下一秒就要有人推着生日蛋糕出现了。蛋糕没有出现，电倒是来了，大家又继续吃饭，对短暂的断电不以为然。

回家之后又经历了几次突然的断电，我走到阳台上看对面房子有没有灯亮着，刚好看到对面楼也有人拿着手机手电筒出来晃了一下，有种莫名其妙的默契。夏天快结束了，阳台上反而凉爽很多。马路上汽车的车灯更明显了些，整个街区暗得很安静。但也不是整个城市都在黑暗里的，总有几幢装修很好的高楼，不管什么时候都会亮着灯，不管里面有没有住着人。

九月初，土耳其的电力船恢复了工作，伊朗捐赠的石油到达了黎巴嫩，在约旦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从埃及和叙利亚输送天然气到黎巴嫩的可能性，黎巴嫩政府官员向国际社会的求助还在继续。一切似乎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日常供电情况并没有明显好转。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晚上两点之后到早上八九点变成了固定停电时间，再加上每天不定时的断电——不过也还好，停电之后就不能再

熬夜，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我健康作息——总感觉学到了一点黎巴嫩人无奈的乐观精神。

我回到屋里，随意刷着手机，不再像从前那样焦躁，静静地等来电。但也会期待，有一天停电可以不再是我的日常，也不再是黎巴嫩的日常。期待有一天，黎巴嫩可以建立起自己独立的供电系统，国家的命运可以掌握在黎巴嫩人自己手里。



图5 日落前和日落时分的贝鲁特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责任编辑：郑楠
文字审校：王琴